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九十六

卷第九十六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考一

北虜近事考

萬曆九年俺答殂子黃台吉襲王封烝其庶母三娘子妻之十三年黃台吉殂子撦力克襲王封亦妻三娘子三娘子已封忠順夫人爲其經事三王約束諸夷奉中國唯謹故也三十四年

四月撦力克殁長子晁兎台吉亦先殁孫卜石兎應嗣而三娘子所生不他失禮妝其異母兄子那吉妻大成比妓生子素囊者最狡黠多智善用兵睥睨王封市賞而侮卜石兎部落少又幼孫行也嫚言忠順曰爾老矣何顏復與卑幼聚且王事始吾母大成比妓投降中國中國以我父母故授我祖王封祖王殁應那吉襲王那吉殁應我父不他失禮襲王我父殁應襲王封

者我也卜石兔何爲者我親祖毋孫不以我襲
王而遺所不親之卜石兔我不甘頰爾老且病
經事三王又戀戀黄口小兒何顔復相見耶忠
順聞而愧之卜石兔以應襲王故卒來入忠順
幕長揖忠順踞上座藐素囊不爲禮而忠順用
事左右服役部落一切蔑視之於是素囊怫然
怒瞋目視忠順忠順目卜石兔速避去素囊與
諸部謀曰卜石兔來各持挺挺之卜石兔聞不

復來忠順亦怒卜石兔憨憨不足事而毛明暗
者撦力克次子也姣而儇忠順頗暱之明暗亦
百計媚忠順陰與素囊比而厚賂用事左右日
交口譽之忠順密與明暗約將言於中國請以
王授之而撦酋所遺坐纛鷹子手厭喇手已入
明暗所矣總督馬鳴鑾大同巡撫霍鵬相與謀
曰虜王篆在忠順所忠順不出篆則卜石兔爲
空王雖封猶未封也而忠順不許婚則王篆必

不出素囊不可馴則忠順不可婚夫虜部有變
倚忠順令忠順內制於素囊陰賑於明暗婚事
不能自主王篆不復可問將奈何卜石兔久不
得封使使請於鳴鑾曰虜地之所以重必王者
為能制市賞之權也令必雖不王而歲以白頭
表貢市賞不失何用王必為今日須止市賞不
開則必王有日矣夷語以必為我也總督傳令
禁止乜吓而忠順力爭以為不可旦迄邊夷人

各自撤回恐生它端故貢市仍舊而卜酋忿怨矣自丁未至庚戌虜無定主我無他奇中外洶洶其年秋鳴鑾卒鵬亦罷去乃以涂宗濬為總督汪可受為巡撫是時有五路台吉者黃台吉之次子也於卜石兔為大父行辛亥春因素囊抗撓忠順拒封乃糾集宣大薊鎮七十三酋部落聚豐州灘與素囊為難挾婚忠順忠順素囊恥為所挾亦將治兵相攻宗濬至素囊輸款宗

濬詰之謝不敢文詰忠順曰爾主虜事久矣反不能自主耶夷使曰忠順年已六十餘病淡髮白不可婚故不許耳宗濬曰婚事聽爾封不成非所以言恭順也五路使亦至宗濬謂之曰爾義舉也然我在無庸兵夷使曰五路義氣憤盈糾集大衆能聚而不能散也宗濬曰兵不罷則曲在爾矣使唯唯宗濬乃調西將勵兵待戰於是素囊不敢恣至五月忠順與卜酋聚虜矣五

路自以爲功欲挾大賞宗濬不許忍順宣言各部曰婚巳竟中國必請我封姑徹去待後命巳而老婦得少夫大喜引卜酋入佛寺歷閱三王所積金銀蟒獺虎豹貂狐玉石卜酋心動欲挾益賞始受封故數月無使至宗濬知其故亦不遣行人虜遣使來曰往者婚竟使來請封今不遣何也宗濬曰封者爾所請於天朝者也天朝何請焉其計沮九月乃使使求封秦王益市馬

宗濬拒不見整軍容試火器使者錯愕乃不敢
言固請見宗濬復不許傳諭之曰爾卜酋將以
守邊為功乎我將自山西水泉營至得勝堡割
而與素囊守自得勝至新平割而與兀愼擺腰
守自新平至新河割而與五路守自新河至宣
鎭割而與白洪大守人自貢人自市無煩王也
虜使大驚又固求見宗濬始見之詰之曰請封
河遲曰牧穫未畢又詰之因請封何以求益賞

曰卜石兔西海窮夷望量賜給爲養膳又詰之
曰前王之積多矣卜酋實有之何曰貧也曰分
散各部王實無幾矣謂之曰散者散矣忠順所
有當與王子同享之封則可賞弗言也夷使去
卜酋大驚虜婦尤之曰何自辱也乃傳調各部
至壬子四月三枝十二部皆集事將成三娘子
死卜酋哀惋諸部皆素感三娘子號擗修齋如
是者兩月素囊心變乃盡擄三娘子所蓄卜酋

不敢言益卜酋之部落皆忠順之部落也素爾酋一旦跳卜酋一匹夫耳素酋秖遣使請曰虜之有王始於我父之降中國卜石兔何爲者哉况祖母死卜石兔不當封宗濬諭之曰俺答有約世世相傳封王以長今卜石兔倫序當立矣枝十六部者莫不歸心爾將叛盟則皆欲聲罪致討爾抗天朝之封命天朝亦以兵夾攻爾爾將安歸素酋心折於是合詞請封是時虜婦所遺

牛馬萬餘牧放在野故卜酋以嚴寒爲詞請徊巢取衣實掠以歸至次年五月乃始受封如故事而封素囊母把漢比妓爲忠義夫人以其始降也然素酋日以強卜酋日以弱貢則素酋居其利故不時至自俺答始封以來至於今五十年矣高拱所言八事者始嘗命大臣閱視繼而即令按臣兼之然終以奉行鮮實而市貢亦歲增大同市本至七萬金宣府至十八萬金山西

至四萬金其撫賞各至三萬金而鎮將私措不
與焉苦不給則剝士以供之而邊備日弛矣故
荅撦力克之嗣封甫定而火落赤跳梁於洮河
張家口之貢市報完而哈不慎陰助逆於長昂
五路挾賞於上谷而寀塞相逼合素囊躭躭且
夕不可測皆自弛其備以啓戎心而小王子者
自從東方曰土蠻至嘉靖三十六年得三衛人
為鄉導遂入犯薊鎮稱東虜矣至俺荅入貢時

王崇古欲其并約土蠻土蠻於俺荅爲從孫行也力能致之俺荅曰故主也不可必得崇古知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内親黄台吉乃令黄台吉約老把都以招土蠻於市亦開貢市然數入遼東塞李成梁以擣巢累功封寧遠伯今於遼薊間時入零盜亦不大爲邊患

女直近事考

萬曆初女直之王杲阿台諸部最桀得時貢時

叛好語誘撫順之守將出而殺之是時　神𢗉
新御極張居正爲相以法繩邊吏邊吏凜凜事
聞責之撫臣張學顔鎮臣李成梁遂不踰年擣
其穴大有斬獲告廟獻俘是時阿台之女夫曰
他失他失之子曰敎場成梁之掩殺阿台也實
使紿之已而并殺之阿台城下敎場有子曰奴
兒哈赤年十六請死成梁顧哀之且慮諸部勑
書無所寄遂悉以授之請封爲龍虎將軍龍虎

將軍者國家授夷狄尊官也奴酋逐籍以號召東方盡有諸部之地歲以貂參互市得金錢十餘萬誘并江夷得其珠窟懸珠屋角羅列珍寶子女璀璨侍御嚴肅儼然如王者南關灰叭諸部北關金白二酋者皆海西種也奴酋以三女與南關酋卜占吉因而襲取其地卜占吉遁北關娶金台他之老女奴酋怒欲攻之老女不敢嫁已而送酋以二女頗姣一以嫁卜酋一以嫁

卜酋之弟奴酋益怒金台失又有女嫁西虜宰
賽已而失歡歸宰賽欲復娶老女金酋許之而
女不可宰賽怒奴酋乃遺金帛賄西虜諸部且
與宰賽婚使共掠北關陰擾遼地邊吏戒諭之
不聽乃時出驍卒以護北關奴酋益忿曰北關
與我等夷也天朝何偏護焉然是時奴已富強
生聚修築訓練無虚日招亡命講星術論韜鈐
天下皆知其將大舉其欲圖北關不特私隙也

以其地正直開原間于際彼不得與西虜通欲吞北關以爲寇遼之基時有甌脫地本我界也爲奴所侵邊臣匿之不以聞中朝有發之者李廷機掌禮部乃命通事李得時齎諭帖諭之奴酋憤裂之拘其使三月而後釋事益急乃調西兵以護遼命御史熊廷弼往勘之廷弼乃款西虜致東北江夷以攜其黨時不許貢者二年矣其人參浥爛至十餘萬斤奴亦窘乃聽勘稍還

故地然橫渚之三百里鵄鶻關之北七十餘里皆
不吐吐但子峽密箐峻險不可耕之地朝廷亦
羈縻之而已貢復通後以楊鎬往撫奴酋之事
未可猝發請質其子以堅貢好實欲緩我備而
陰襲之也鎬信之鎬去以張濤代濤亦信之然
朝議不一久之質子復還而援兵亦撤備禦日
弛矣未幾濤去郭光復代郭光復卒李維翰代
維翰未至時有邊民以掘參闌出塞為奴酋所

爵凡三千餘人維翰至奴酋命其中軍以金幣
賀維翰受其賂而拘其使令以殺人者抵奴酋
怒以死囚八人塞責維翰令戮之界上將吏得
其賄旋釋去奴酋知維翰之懦而懵遂生心焉
遊擊李永芳者故遼人也守撫順素與奴通維
翰索將吏之賄不已永芳以不滿欲被笞掠不
勝忿遂與奴合計於戊午三月十一日以互市
名襲其城屠掠之維翰促大將張承胤戰是時

奴在我境可以討覆之乘亂以維離潰急遂逍
遥之反爲所誘金軍覆朝廷大震乃命楊鎬爲
經略調集兵將以援之又命周永春爲巡撫未
幾攻清河清河破鎬不能禦明年三月師稍集
奴令諜間曰酋墮馬折足不能軍鎬信之而朝
議恐師老財匱欲速戰鎬遂于二月十一日誓
師分四路而入自開鐵者從靖安堡出以大將
馬林主之自瀋陽者從撫順關出以大將杜松

主之自清河者從鴉鶻關出以大將李如栢主
之自寬奠者從涼馬佃出以大將劉綎主之而
綎部將喬一琦并將朝鮮師萬三千人共合兵
八萬餘松渡渾河伏發士半溺死軍遂覆奴遂
折而衝馬林軍林走其監軍潘宗顏死之綎之
道最迂遠先松三日發奴之銳師俱以當松綎
扳其營壘頗有斬獲去奴穴僅六十里松林之
軍已破而李如栢觀望不進鎬其親暱也聞松

敗卽返其師綎孤軍獨入奴見如栢軍返遂并
力攻綎綎力戰死之一琦與朝鮮將金應河俱
殉焉事聞乃以熊廷弼代而令如栢之弟如楨
將如楨紈袴子以任子爲執金吾賂遺宮禁坐
致宮保至是以軍政杜門久沮俞旨竟以是復
顯省臣李奇珍爭之不聽如楨至奴攻開原馬
林死之如楨不敢戰寀賽聞開原之大有獲也
從而邀之爲奴所破掠以去隕其部落遺尸狂

野如楨拾之以捷聞有發之者亦坐罷而奴竟破鐵嶺廷弼至鎬被逮廷弼之意欲復守開鐵及受事并瀋陽不可守奴遂尅北關滅其部廷弼不及救惟瀋河修隍以守遼陽而奴遂遲開原瞀谷而去其後奴大饑籍以自活至明年廷弼始復守瀋陽修奉集堡而奴每出銳師以掠之屯堡爲之殘毀遊騎時至瀋陽城下廷弼請兵十八萬歲餉八百萬而朝廷不猝應　今上

初廷弼遂罷歸先　光廟時泳春以母喪歸以袁應泰代至是以應泰代廷弼而以薛國用代應泰下如栢如楨於理如栢自經死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六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九十七

卷第九十七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七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考二

朝鮮近事考

朝鮮之釜山者海口也與日本相對釜山之民明與倭往來互市無間有長子孫通婚姻者曰倭戶又曰麗倭特王昖久於位怠棄政事其臣柳承寵李德馨輩邪諛得政戎事廢弛故日本

酋平秀吉乘之師起不兩月而封疆已失其半矣入王京其主昖奔義州告急於本朝乃拜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將兵以勦之是時議者謂倭得朝鮮可以旦夕渡鴨綠内窺畿輔外撼山東皆舉手之易故勦之者不惟恤屬國亦以杜巨害而兵部尚書石星入沈惟敬之說使往倭營說封貢星之意以倭之所以蹂中國者在不得互市耳藉以表餌代甲兵與之封號如北

虜西番以備四夷來王之禮固無所不可而惟
敬乃譸張其說遂私許以帝女下降而其議兩
抗而不入矣應昌薄軍平壤倭來博戰遂乘之
斬獲頗多於是降議始有緒以詔旨宣諭之羅
拜聽命去王京送還王子宮眷百餘口言者謂
應昌不任乃以顧養謙代養謙疏上與朝議不
合亦謝病去乃以孫鑛代是時小西飛者報命
因請封　上以倭尚屯釜山乃庭詰之小西飛

稽顙曰罷軍待封使非敢有它懷乃鑄王印遣臨淮侯長子李宗城副將楊方亨往封之是時惟敬謂功多可得專使即不爾亦可介而兩不用宗城復紈袴不諳事謾罵惟敬惟敬恩有以困之且倭戀釜巢未肯輕去遂羈二使於倭營一載度其窘以危言惕之宗城棄璽書而遁朝議逮宗城而以惟敬副方亨倭將行長清正始撤師冊使得渡海朝鮮陪臣從秀吉責朝鮮王

子不親謝及期引使者入見方亨前立惟敬捧
印立階下艮久忽殿上黃帷開一老叟曳杖挾
二靑衣而出卽關白秀吉也侍衛呼噪二使匍
伏老叟頗加詬讓行長曰此天朝送禮人宜優
待之始出就館次日宴冊使惟敬方發言撤兵
通好秀吉卽怒曰天朝遣使封我我不敢辭朝
鮮夬不許和天使亦不須久留詰朝可卽發纖
當再征朝鮮耳二使行至耶古耶將渡海有酋

責秀吉書來二使謂謝表也發之乃檄責朝鮮
列其三罪至釜山釜山倭營尚弱朝鮮將李元
翼欲乘虛擊之惟敬不可乃私市珍異爲秀吉
貢物以詭報而倭兵陸續渡海以行長清正與
哥義弘將朝鮮避兵顚越本朝復議出師而兵
已盡撤募者不至乃下石星於理時倭兵二十
餘萬分五路而入不復掠財嗜殺唯據險守城
爲久遠設施第敵本因糧朝鮮而朝鮮久遭兵

發公私無儲野谷未蕃故倭亦待秋而進鎭乃
議設水兵於天津登萊以防其海道衝突自寧
城至開城千四百里皆設兵守之據朝鮮形勢
之半教其國兵以漢戰郎山以鑄錢因地以開
屯亦爲久遠設施未幾鎭亦去而邢玠代楊鎬
爲經理惟敬度不能得之秀吉乃乞朝鮮僧百
計說清正終不得懼得罪將竄降倭玠乃密授
南原守將楊元擒獲之惟敬恨元乃以虛實報

行長攻破南原得拓林要路水陸並闖入全州破守將陳愚衷遁時慶尚大半已陷全羅之南賊皆橫行逼王京玠尚未出山海關朝鮮惟倚藉經理鎬鎬駐平壤不即進聞二城破始至王京漫無一籌是時朝議以朝鮮不自奮檄責其王苟獎率三軍死守社稷當大發兵餉以助討賊如自輕宗廟竄伏草莽求緩須臾中國豈得代爲爾戍弗持兩端以悞機務朝鮮王具言誠

款請躬服櫜鞬以待指揮是時王京水路要害
皆爲賊所得使其半緜陸牽制於南半緜水抄
入於北則吾兵陷死地而倭犯旅順犯天津犯
登萊無不可直踐中國第倭酋無雄略恐離海
口易進難退故築營壘窖芻糧令麗民納糧免
戮愈爲久遠設施而我得待兵餉之集玠未抵
王京倭遊兵先至全義館距王京止百五十里
偏將楊登山牛伯英敗之斬其驍將葉一枝倭

氣稍挫玠至覘知行長營在釜山淸正營在西
生浦與諸將計曰我先攻釜山則倭據險阻我
水陸失援必先破淸正則可以盡步兵之力東
至東萊機張北至慶州蔚山但必得水軍爲奇
兵以牽其四顧而陸兵方可出所患者水軍弱
耳乃合計步馬共得四萬餘并將高麗之軍萬
餘以高策爲中軍李如梅爲左軍李芳春爲右
軍大將麻貴同經理鎬自忠州鳥領向東安而

趨慶州專攻清正然恐行長自西來援則令中
軍扼全羅使不暇顧又摘三路騎兵千餘人同
朝鮮之師繇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命平壤一帶
備行糧十二萬聲言大舉以搖其心分其勢水
軍寡使暗伏候戰鳴鼓爲疑兵倭敗遁則夾擊
之盟師而發是時丁酉十二月四日也至二十
日兵會於慶州知賊巢於蔚山蔚山之南爲島
山三山不甚峻而城依山爲固中有一江可通

釜山其陸路則繇彥陽亦可通釜山麻貴將專攻蔚山分軍扼彥陽以絕釜山之援李如梅等斬獲四百四十餘遂逼島山管遊擊茅國器又斬獲六百六十餘遂密匝四圍困之十日倭食盡汲斷至嚙紙飲溺并食以食善礟者而餘聽其餓死礟彈以碎鐵爇藥可一發傷兩人清正固守不下俟我之怠許以降請鎬信之疏報曰清正乞降臣不之許必當生擒以獻闕下老將

吳惟忠曰圍城必缺走而可擒也鎬叱之逮廿
日行長援至然恐我師乘其後止抽精銳二千
遍樹旗幟蔽江而下水兵寡故不足以禦鎬震
懼議正月初四撤兵先一日輕騎遁去士皆奔
竄溝正襲之損失過半矣是時鎬罷歸三軍俱
回屯慶州築濬以自固乃益召川廣兩浙之師
而各將陳璘劉綎張榜鄧子龍藍芳威等皆至
以萬世德爲經理玠以地理隔越山川險阻兵

不可聚分爲水陸四路以李如梅主中麻貴主東劉綎主西陳璘主水合師十萬各守信地未幾如梅鎮遼以董一元代之世德猶未至玠郎於九月二十日進師是時倭據朝鮮七年于茲矣沿海千里分爲三窟淸正仍據蔚山行長則據順天義弘則據望津泗川麻貴駐溫井當淸正溱溝高壘時出遊兵以擾之劉綎駐水源當行長行長寨逼于海綎兵不能進乃誘行長出

會以擒之每期則單騎候於道銜長信之而縱
部下降倭洩其謀行長驚遁縱以兵迫之不利
逾迫之遂大獲董一元當義弘躬往宣府募家
丁未至稗將茅國器請以身當賊日有斬獲乃
作檄諭之以攜其黨黨有離心乃偵一元至大
舉倭臨江固守勢若長蛇國器曰觀其形勢以
望洋爲首首碎則立破矣然晉江不可飛渡當
以計得之邏騎得一婦自倭營來懷中出一紙

署曰此婦將度異域吾憐而贖之天兵弗害也未知我姓者令公之後埋兒之父問吾名者有哉之口無才之按國器贊畫諸葛繡解曰此郭國安也以語叅謀史世用世用躍然曰郭國安華人也往與共在日本誓自効於本朝令在茲可以間矣乃謀詷之知義弘尚在泗川主望津營者國安也乃遺書約之於九月二十日伏火屯聚俟我師渡焚糧以應之至期如所約遂大

勝奪其營倭退守於泗川是日麻貴亦襲破永
春焚其營壘積聚二十一日西破昆陽焚燬殆
盡三營既破我兵得駐江南二十八日夜半襲
泗川驍將李寧以先入失道陷沒我兵反爲所
乘及曉我兵四集倭奔敗遂斬獲數百倭棄城
奔新寨乃燒其東陽倉二十九日議取新寨即
義弘所居也國器曰倭雖敗而士尚衆併歸大
營其守必力攻之不下而援兵四集往事可鑒

也不若先攻固城倭方挫未敢出救。固城拔則新寨絶此長策也一元狃於屢勝掀髯曰疾雷不掩耳寨將不戰而下矣遂進師城幾壞而木槓破藥煙障目倭遂乘之我兵大敗奔潰國器欲死守望津而諸將已不能軍乃還星州是時陳璘率鄧子龍等扼海道倭艇不敢橫行忠清道有九龍島者不可燃犀裨將方日新過其處銃驚水怪一軍盡沒十月世德至王京乃移檄

倭營數秀吉之罪而嘆憫島民無辜八年暴露以感激之是時倭衆久思歸得檄心動值秀吉死其子金哥幼國中潛謀簒奪三將皆欲歸莫敢先發國器知義弘素怨秀吉可間也乃遣茅國科持世德檄齎金帛以見義弘郭國安從旁贊之義弘諸國安私謂國科曰國有大故勢當亟歸所恃者釜山數月糧耳糧盡當歸矣已而清正糧果盡告借義弘義弘不許清正乃先撤

蔚山之師義弘衍長以炎而撤陳璘侯其渡海以水師邀之鄧子龍渫入後軍火器悞中其帆檣遂戰沒我兵戰益力倭不善水戰且無鬬志遂大敗復竄於岸者爲陸兵所掩溺死萬餘斬首尚千餘級行長最後發師猶枉道爲劉綎所邀大敗之至是三路二十一寨悉蕩平是時戊戌十一月也我師凱還朝鮮得再有其國焉至庚子善後始畢大司農計度支自珎出凡四載

用餉銀八百餘萬兩軍資不與焉昭辛子暉嗣
四十六年奴酋犯順乃勑王整軍協勦經畧楊
鎬於巳未二月十一日誓師而發鎬卽故經畧
朝鮮釜山宵遁而罷者也起鎬田間識者曰無
以謝遼士且不可使朝鮮聞也然事急莫敢言
者鎬以詔旨發其師暉命姜弘立爲都元帥金
景瑞副之率士萬三千人銃手居多朝鮮之習
火器自東征始也其法以木爲牌並列如牆開

穴置銃銃力頗猛鎬命屬於劉綎綎卽征東時大將也時當一面其道出寬奠與朝鮮近故使屬之而命遊擊喬一琦耑督焉綎之師頗有斬獲朝鮮再喪之餘稍知訓練亦能成軍虜覆他路將杜松假其幟以襲綎綎一琦皆戰沒朝鮮裨將金應河據山爲營嚴銃以拒虜中銃不退天乃大風揚塵銃不能發應河據胡牀持大弓射賊力屈而死弘立與景瑞槊軍降次年 天

子下詔恤朝鮮之死事者命經歷程崙以二萬金往廷議又請以行人劉時俊往且駐義州以獎勵朝鮮士卒是時朝鮮使臣在京師以往者東征之役官軍頗暴其民請自奉勑賚以往不敢煩天使且言殘敗之餘未能整衆義州之駐無益事宜本兵黃嘉善遂請令順齎勑賚如所請而時俊駐寬奠寬奠則我境也非勵卒外藩之意矣時俊辭遂罷其使是時奴嘗威脅朝

鮮𨓜鮮懼遂陰與通而陽詗於我邊臣有言其
餽鹽米與虜者言路以爲言王畢震恐乃表告
行人失辭請命專使弁白其遜辭緩禍非敢陰
餽鹽米疏留中

日本近事考

日本稱王者自原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即
藤氏其秉政者曰關白　神廟初平信長爲關
白雄驁能御下有秀吉者幼而賤勇蹻辯才販

魚而醉臥樹下信長出獵馬驚欲殺之以辯而免養爲義子更名森吉每出戰無不摧信長遂據二十餘州殺其主而秀吉以賞輕頗怨望信長恐其叛乃令爲攝津鎮守大將已而信長爲部將明智所弑秀吉討平之廢信長之子而自立當是時乃萬曆十四年也至十七年盡并六十六州矣嚴刑以御衆狡智以誘叛故所嚮皆靡亦以是失衆心是年誘琉球不下脅朝鮮朝

鮮遂入貢次年將自朝鮮入寇禁琉球弗我貢
恐以洩其事琉球相鄭迵密以聞　上乃下詔
責朝鮮壬辰遂自釜山掠朝鮮戊戌秀吉死始
底定詳朝鮮考中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七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九十八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八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志

撫夷議志

明興三百年以威力制御四夷故穆皇帝以前甘固延寧宣大六鎮專課首功愼開貢賞獨環薊遼而處者爲三衛部落授官制俸略等內地雖種類潛移順背異政其爲羈縻終始弗絕

故遼之有撫非創也自東奴鷙發諸虜狙伺朶顏之地爲哈喇愼泰寧之地爲插漢名曰西虜侵掠無常哈喇哈五營乃福餘之舊稲鄰東虜與女直遺孽雖殊種類常結聲勢故醜奴竊發其悖叛彌張既失遼陽就賞無地情愫本同搖尾恢張遂詭狺爭而西虜兩部亦遂變誑故撫王化貞始有用虜之議遂謂哈喇哈粆巴等五大營盟結于東插漢八大營効款于西而恢遼

之計倚爲軍鋒然實未得要領故逆奴西渡五
大營有助逆於彼者而虎酋以内爨氷雪爲詞
於是用虜之議見疑於天下然廣寧既失虎酋
欲聚兵十萬控凌山海講折舊賞遂與奴爭廣
寧而哈喇愼夷酋白彥台吉等欲約秦晉諸大
部聚族而東以蕩奴穴其爲名皆忠款而情實
叵測于是中外危之少傅王公象乾奮起曰虜
不忘賞而叩關要挾則山海危薄我賞而連奴

入寇則山海益危是斷當撫然撫不易言也臣自待罪宣撫以及制府和柔諸夷四十餘年素所煦沫而鞭笞者皆其大父行前移節西南舉帳號泣今欲羈縻以紓一日之急固無踰老臣者于是天子欲倚之而中外益疑其靡賂受誑近宊激禍少傳曰臣固知其難也請先言其五難而後言虜之可信者五其不可不撫者六虎酋元孽稱憨虜中分㭍尊號召八大營控弦

數十萬兵恭強舊領撫賞於團山正安堡等處金錢萬利恭厚廣寧陷後故牘無稽劾事將吏在者止王牧民朱梅張定兩三人耳臆想約略邊缺實多虜貪而狡漫云額賞挾我必從有限金繒谿壑庸可慎乎未利而先害此撫賞虎酋之所以難也十萬夷兵能吸風啜露乎數百酋兵肯枵腹垂橐乎無財無賞萬往萬來可望夷狄乎遵左舊例領兵夷司來邊止者人犒蟒一

段八布數十十兩銀牌一牛羊米麪大約值五
十金次者而下以及厮隸賞各有差諸夷日用
餔食外折酒飯銀若干今可議格乎最者來不
過千夫長耳虜王率衆十萬貴介畢從八部名
王聯鑣鎔趾虜之望必奢于格外我之賞尚靳
于例中數來激怒何以示鼓舞作敵愾此犒賞
虎酋之所以難也朶顏諸虜聞憨至邊必移遠
避奴叛將聞憨至寧必率衆以防奴兵整而狡

虎部悍而輕虎勝則廣寧可復不勝則憨必遁去渝關以外誰爲可守臣謂哈喇慎白彥等酋之兵可並用也令白酋率夷衆駐寧前一以壯虎憨後勁一以作渝關外藩而撫犒月費亦須視虎酋之半天不雨粟術難點金此繼虎酋後勁之所以難也進兵賞格罪撫王化貞與虎酋約平奴之後賞酋萬金八大部各萬金諸部夷兵先賞乾糗萬金倘復廣寧祛逆賊於臥榻固

關門于磐石似當照前議半給之而哈喇慎各
部亦量議犒賞懸金賈勇勝氣自倍至於擒斬
首功須金更多假令斬馘萬級則五十萬金臨
時迫索其何以應之此賞功之所以難也挿漢
哈喇慎諸大酋同心効順或奴遂斂跡故巢第
恐既得廣寧不耐留兵遠戍奴必尾而從之徒
滋勞費臣謂挿漢賞在廣寧卽留挿漢及哈喇
部各萬兵守之萬兵駐牧逆賊覘窺莫測衆數

加我遊徼遞出廣寧寧前數百里間爾布尚衝渝關以外山若增而高塹若濬而深月給布米約歲費三十六萬似滕矣較今日募兵例歲費一百九十四萬四千有奇沐盈寸並而司農仰屋露肘捉襟此夷兵月糧之所以難也其他一切勞費絲紛蝟集是五難者特其槩耳然臣所謂難者以金錢難辦意見難齊非敢畏事之難而欲趨避之也臣計插漢哈喇哈諸部撫賞歲

計二十萬按故事多半取足部發馬價而領兵犒賞進兵功賞哈喇慎之犒賞大約費三十萬金以守邊部夷二萬之月餉三十六萬總計非九十萬不可捕漢去年秋賞未給通計之則百萬也而首功之銀不與焉輕輸百萬以與虜不無駭聽視而以我兵較之僅萬人無一歲之募資耳至其可信及不可不撫亦有可言先是廣寧初失虜相向而泣曰破我食器壞我祇道盜金

繪甘脆惟中國是籍慮豎子若孫誰不是戀而
甘心棄擲也可信一獸相食人且惡之逆孽夔
除儕輩葦管鄰封豈虎酋與諸酋所樂歟可信
二爭雄兢長夷部爲甚如虎酋漠北之王也奴
以勢軋之虎酋肯不乘可信三我欲款虜以壯
聲虜亦欲籍我以爲倚其欲助我以滅奴酋猶
我欲制奴以款虜也可信四虎雖湎酒其部族
之長慮却顧者無不以逼虎狼虞搏噬而亟欲

去之也可信五我不用虜虜必去為奴用其誰禁之不可不撫者一我不用虜虜寧之逆黨不可驅除根蒂既固蔓延遍關其誰禦之不可不撫者二我不用虜虜聚族要我必從金錢繒絮如約則綑裝而北不如約必怒獨不能自討如奴乎方迫於東又挾于西將與之乎不與之乎必與之乎不可不撫者三我兵甫集氣猶未振借資三虜以養我全力持之用之奴不敢西向

不可不撫者四農務正殷禾黍布野修築伊始

苗揷盈郊華夏貿易穰穰熙熙雖云偷一時之

安羈縻有法獨不可引而長之乎有如宣雲三

晉始願假三年之安固我壁壘孰意五十餘年

未始踰盟徹之往事不可不撫者五乘虜仰我

撫而撫之不失中國字小之體卽其陰陽叵測

我亦因而陰陽之乍輯披猖乘時修備未爲失

策倘要而後增不獨無以示恩且啓之竇壑彊

事愈不可爲不可不撫者六夫可五信若彼六當撫若此利害判於蒼素而臣猶惴惴焉難之何也從來夷情最重況全遼淪陷虜益輕我而我又欲僭力自固則其情益重從來撫夷費煩況十庭畢至虜情紛沓而我又欲結其心使毋敢二則其費愈煩撫不從厚何以示羈縻撫槩從厚何以裕物力舊例所載者皆已與之則難裁舊例所不載者今急需之又難靳臣所條列

者皆出於諸臣傳說之口而無片紙隻字之足
憑臣所待用者多至金繒百萬之費而無寸絲
一毫之夙儲講讋駕馭舌敝脣焦調劑縱操殫
思畢慮勞耶苦耶臣之分也臣何敢辭惟是不
貲金繒不獨身在事外者駭目驚心即臣心私
計亦未嘗不惱其費之多而難繼然計又出此
者譬之醫然烏附聚毒舉世所知而厥證在寒
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用虜則安不用虜則危求

妥去危日夕軫臣方寸其誠也我受其實利其詐也我亦可偺其虛聲夷情一日安邊氓一日靜練士修備控險設防相次而舉況乎名義正國體尊非往代可幾幸漢唐之和親宋之獻納經費億萬僅求其不爲患非能用之以防患僅求其勿侵塞非能用之以保塞唐人以回紇之力收復兩京及其恃功跳梁子儀折之不過曰我甥舅之國也豈如今日臣妾乞憐頤指而驅

策之乎臣犬馬愚衷猶有進于是者奢安逞黠
蜀妖賊逞鄒魯皆逆奴嚆矢之也千里征兵既
盡其力百方朘削又盡其財語云無衣無食雖
慈父不能有其子宋魏齊梁燕趙秦晉雀符潢
池脊脊思動不急收之獸伏鴟張不知其幾臣
竊欲偕金錢以餌諸虜以靖奴氛以息民力以
杜亂萌陽所經畫者若在一隅而陰所消阻者
實在四守于是　天子可其奏下廷臣雜議期

三曰覆奏樞臣集議奏曰款虜之不可已也微邊臣言之即廷臣亦言之其不可長恃也微廷臣知之即邊臣亦知之知其不可恃而姑爲之曰彌縫以濟此日也修築以備異日也邊務蓋殆哉臣奉詔會議隨單咨九卿臺省大率意見同而論稍枝有謂款可暫不可繼竟歸重於備者有謂款不可已亦不可濫或量加新賞者有謂款不可輕尤不可驟宜因其效力以次給與

者有謂虜不款叛款亦叛宜以賞金養死士者
臣因合衆議諦思歲犒之額邊臣業有成說百
萬之數西虜視在囊底倘靳不與因羞生怨轉
向爲仇渝關安危介在呼吸以賞金養死士上
策也但養之未豫難濟燃眉竊謂此時舍款虜
無禦夷者臣第願邊臣與虜約曰奴吞南北關
同類相殘旣覆有前車蛇豕薦食豈惟我之侮
亦爾之憂今爾受恩當報自謀亦當審爾能殺

其叛臣賞若干能復其土地賞若干能哨守廣寧寧前諸處毋使奴得鳴鏑西向賞若干犒之有名馭之有法百金萬錢庶不委逝波以飽豺狼之腹臣又願與關鎮文武諸臣約曰前賞一歲爲期若以金錢假日爲修講計畢歲之力增險要勤訓練謹斥堠明烽火内備旣修外侮自杜則用虜可不用虜亦可我可不用虜求爲我用則多賞可少賞亦可若姑籍了旦夕蹉跎僾

游金日出而不返例日增而無已將職業安在
惟諸臣老成壯猷無庸過計而臣部猶惓惓者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尾閭難繼犬羊叵測異日
皇上責臣部採款議以誤朝廷臣責邊臣操款
議以悞臣部嗟噬臍之何及矣督臣將百萬之
數備細臚列除舊額及瑣數不具論其謂去年
秋季未領應補賞銀廿萬兩是令年補領則賞
明年則否其謂哈喇慎夷兵賞銀十萬兩是助

兵則賞不助兵則否其謂講折夷使啖食犒賞
等物約用銀十萬兩則講款之初則賞款後則
否其謂挿漢進兵賞銀十萬兩是進兵則賞不
進兵則否其謂朶顏等夷兵三千防守關者歲
該月犒銀六萬五千兩又謂挿漢哈喇愼二夫
營防守廣寧寧前夷兵二萬名歲該月犒銀三
十六萬兩是來守則賞不來守則否實有其人
則賞無其人則否此數十萬者雖先時預擬然

賞給猶得臨期斟酌議甚便制曰可是時大司
農置之金錢不時發于是經略王公在晉疏曰
山海關原備西虜非備東夷向隔三韓風馬不
及萬曆初虜衆犯遼直抵關下又越數年虜衆
大舉驚潰薊鎮故本關居民知有西虜不知有
建酋西虜向稱巨敵化為藩籬徙東跡臣所履
南海口至橫嶺邊長八千五百七十六丈一片
石至黃土嶺義院口石門界邊長一萬三千三

百十二丈何處不可入犯何處不當固守虜如
不靖即添兵一二千萬添餉四五百萬東至西
廳無救空疎乃知無形之險固于人心先事之
防閑於人事雖有智者必不能舍款虜之一策
第因款虜而忘備不可因款虜而修備則化無
備爲有備矣偺西虜以守關不可使西虜之不
攻關則化有患爲無患矣今石門義院口虜皆
與我設帳前屯之虜雖犬未能必嚙賊然賊至

而犬吠亦黑夜窺牆者所望而走也東夷可犯之處止一片石黃土嶺遶而西則漸入虜地而馳羊腸九折之坂矣惟是虜情何嘗見利而嗜虜嗜金而奴括什遼民之黃金以餌之彼以精鏐我以敗繒彼以實惠我以空言豈惟愚虜抑且自愚也唯陛下念之當是時廷臣言當撫者十八九而獨以虜為兵責虜以守虜兵不可使而地遂以委虜然虜實不能為我守也天啓二

年十月十六日撫夷叅將朱梅報哈喇慎大酋伯顏台吉送坐門帳房三百精兵一千至廣寧遼僉事萬有孚報拙酋助防之兵巳至大凌河將抵中右所候布信地十二月初四日又報拱兔諸男歹青等率兵東至錦義西至寧遠大約諸酋來兵就水草於諸空城城外而亦有巢窟城中者其分布防訊大約如往之坐門而夷帳稍增焉既而奴棄廣寧隳右屯而去虜欲以爲

功我先謀知之以語虜虜無以應廣寧遺孱弱千餘虜欲取之以爲功我報曰鍼貞夷賞如約殺遼民抵無宥虜遂詘吾師亦漸出守寧遠諸夷皆退屛境外如坐門故事闌入者以盜論而撫事告竣於是王少傅疏曰臣職任封疆不能躬提一旅收復兩河以仰慰我　皇上霄旰之慮臣之恥也虛糜金錢俗力氊毛幾幸不可必得之事臣之所大懼也顧度吾之力屢潰之後

必不能戰度吾之時震鄰之會又必無暇修戰事機安危介在呼吸不得不用款以救燃眉顧脩款修戰可也恃款忘戰不可也今日之款既欲收西虜又欲制東夷今日之戰不獨制東夷且兼欲制西虜顧戰之途一而款之途多有款而款者有不款而必不可不款者有可以款可以無款而終不得不款者有款之末必有益不款遂以激禍者有陽以款誑我而陰以搆結奴

者有心實忠順願附于款而勢不附於心者混
而無別則藏奸分別太過則露隙寬以收之慎
以防之眞心内附者吾以實收之假名冒賞者
吾以虛縻之期以攜奴交厚我勢巳耳虎腦抽
撲諸部與朶顏哈喇愼巾關保塞者也是不可
不款者也哈喇哈炒熳喇與奴通是不可款者
然亦不可不借名於款以佯示招懷者也宰賽
久繫奴營恚奴灼骨遠徙漠北是可以款可以

無款款之必且盡力爲我用者也卽云諸虜之
款未必能爲我用而不款則必爲奴用爲我用
未必能制奴而不爲我用必轉而從奴是又一
奴也款則外可紓禍于邊不款則内且貽禍於
薊然苟恃款忘戰奚啻無以制東奴亦且無以
用西虜内地齊民且生戎心不觀之飼犬者乎
左持餌右必持梃無餌將掉尾而去舍梃且狺
然而起此戰款互用之說也樞輔訏謀遠略開

誠布公人必詢事必親井竈壁壘心無不周優
隆大將輿咻士卒情急烝黎又日分遣贊畫諸
臣敎練各營分陰是惜威明信義遠孚漠北諸
虜望之儼若神明虜廷之有台吉猶中國之有
宗室也臣奔走塞上幾四十年曾未見有台吉
進塞投見者樞輔諭帖一傳而抽扣遣三台吉
天叩輔臣於歡喜嶺蓋從來未有之事也輔臣
之恩信行於蠻貊內飭戎兵外修款撫合夷華

之全力以芟夷逆奴之小醜鴨綠之妖氛黃龍之窟穴從此掃蕩之廓清之計日俟矣于是中外人心始安而用賂百萬說遂衍于天下或者以靡金錢少傳曰是不知度支經費也復疏曰臣前疏臚列當費一百二萬九千兩今天啓二年兩防竣共用過銀七萬六千四百八十四兩四錢六分六釐原議者如彼其多而實用者若是其少則以插漢夷以營哈喇哈五大營三季

額賞共銀三十萬兩內哈喇哈尚未叩關必待
其款而後用之未款則否視師之月犒六萬五
千兩必待坐門夷入俱至而後用之不至則否
進兵懸賞銀二十萬兩必待進兵斬獲逆奴恢
復舊疆而後用之不進則否夷兵每歲月犒銀
三十六萬兩必待取復廣寧而後用之未復則
否又如虎墩廣寧背約應領季賞者三而臣等
勒其二閱科之賞亦并勒未與計今所用者僅

七萬六千有奇臣原請百萬有奇者預擬應用之款而七萬有奇者核據所用之實若齎裹㗖食十萬兩則以九邊大部名王環列薊遼宣三鎮邊外者十之六七加以朶顏三十六營狡黠難馭而其巢穴叓近郊關逆奴方以重賄婚媾誘結諸虜今也旣欲攜東虜之交又欲偺西虜之力問餽招徠往復講讋用謀行間機非一端强梗者不得不啗之以箝其口恭順者不得不

優之以勸其來援舊乞新夷欲難厭朝三暮四
操縱隨機皆籍賞以爲縻縻費宜從寬必不可
省者也其停勸虎茵二季額賞并閱科之賞屈
於一時之讋服雖未敢信信而爭恐犬羊之性
終未肯忘情旣拔之骨又視臨時所講處大都
撫夷一事難從難法斟酌秤停如飼虎如養鷹
時其喜怒覩其饑飽遊環而善用之不可拂其
情亦不可滿其欲未宜執一歲之例較以爲常

者也於是　天子嘉之議者稍息而次年諸夷
助兵盡撤犒亦遂止止於舊額稍增賞物而撫
額遂春秋各約十萬又次年春如之其秋哈喇
哈沙巴宰㬉卜五大營叩關遂額爲十五萬而
竟以三十萬爲一年之額先是甲子春王少傅
以喪去諸議者尚未息瀕行入告曰笞漢庭諸
臣縉紳之儒爭言和介胄之士爭言戰今則反
是武夫怯而甘和文吏激而快戰臣又襲江都

長沙之唾餘堅言款極言其不可不款世且以
怯畏為臣詆然臣任封疆寄身生死利害之塲
援酌今昔參驗彼此孰不欲一戰滅奴而以力
以勢既所不能舍款而外無可應急臣因毅然
任款蓋欲借款以修戰非恃款而忘戰也臣聞
天下有治人無治法罕孛羅勢之入寇也臣以
款收之挿漢虎脑諸大酋之尋盟也臣以款縻
之哈喇哈粆煖宰賽之媾於奴也臣以款攜之

則素之欲寒盟已貢也臣以款來之譬之養虎
飼狙因所欲以調其性而已舍款不用猶如噬
嚙之馬絕啣斷轡尚可馳之驟之爲我用乎臣
去矣後來撫虜者果肯循其塗轍諸夷自可恬
于豢養不然而鳥窮則啄獸窮則攫終必僨全
局逆奴非我屬夷乎馭之不得其道今日責地
界明日責木材十餘年間相尋無已結根刻怨
一發燎原竊據三韓流毒四海延及蜀黔以迄

鄒魯梁趙韓魏秦晉會無寧宇殷鞏固不遠矣樞輔每語臣曰今日之款邊方日用而不知舉朝日用而不知天下日用而不知亦足徵矣於是中外之議遂一

石民四十集卷之九十八終